

六經奧論

卷三
之六

六經奧論卷第三

鄭樵漁仲

詩經

今惟毛公傳

出於齊者曰韓固
出於燕者曰韓嬰

出於魯者曰申公
出於趙者曰毛公

毛公

作訓

釋也

傳

注也

傳注

二字見三禮毛公之注

謂之傳故曰毛氏傳孔氏傳易大傳是也

四家之詩出於齊魯燕趙出於齊者曰韓固出於

魯者曰申公出於燕者曰韓嬰出於趙者曰毛公

土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孔穎達曰三家之詩字與

毛公異者動以百數及證之他書三家之學非徒

字異亦併與文義俱異矣以關雎爲諷康王之詩

以燕燕于飛爲定姜送歸婦之詩以碩人爲傅母

戒哀姜之詩以采采芣苢爲蔡女不棄惡夫之詩
諸如此類不可殫舉至武帝時毛詩始出自以源
流出於子夏其書貫穿先秦古書惟河間獻王好
古博見異書深知其精時齊魯韓三家皆列於學
官獨毛氏不得立中興後謝曼卿衛宏賈逵馬融
鄭衆康成之徒皆宗毛公學者翕然稱之今觀其
書所釋鴟鴞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與孟子合釋
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皇矣黃鳥與
左氏合而序由庚六篇與儀禮合當毛公之時左
氏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毛氏之說先
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漢興三家盛行毛

最後出世人未知毛氏之密其說多從齊魯韓氏
迨至魏晉有左氏國語孟子諸書證之然後學者
捨三家而從毛氏故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
韓詩雖存無傳之者五十篇今但存其
外傳十篇而已從韓氏之說則
二南商頌皆非治世音以二南作於周襄以商
頌作於宋襄公之世從毛氏之
說則禮記左氏無往而不合此所以毛詩獨存於
世也

二南辨

二南六州漢志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西南有召
城二南之詩得於周南係之周南得於召南係之
召南本於所得之地而係之耳蓋歌則從二南之

聲二南皆出於文王之化言王者之化自北而南

東北一區尚染時惡惟西南皆從文王之化

周召二公未嘗與其間二南之詩後

世取於樂章用之爲燕樂爲鄉樂爲射樂爲房中

之樂所以彰文王之德美也故曰夫武始而北出

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南之爲義蓋如是也五成

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周召南之爲義蓋如是也周

世未有樂名南者維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

陸希聲劉炫釋

鼓鐘亦知雅南之南爲二南微出已意曰南如周南之南

以籥不僭左氏載季札觀樂見

舞象箭南籥者

杜預釋左氏亦知南籥爲文王之樂不敢正指爲南箭者

詳而考之南籥

二南之籥也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箭之舞象籥

之奏南其在當時見古樂如此而文王世子又有

所謂胥鼓南

鄭注謂南夷之樂豈有教世子而用夷之樂

則南之爲樂古矣二

南之詩雖大槩美詩亦有刺詩不徒西周之時而東周亦然與十三國風無異也若以周衰之時此齊魯韓之學也而周之盛時無一篇可取所謂盡周衰之文耳此三家之學不如毛氏之密也

關雎辨

爲作之義皆樂之聲

齊魯韓三家之詩皆以關雎爲康王政衰之詩揚雄曰周康之時關雎作於上楊賜曰康王晏起關雎見幾而作太史公曰周道闕詩人本之衽席而關雎作范曄有曰康后晚朝關雎作諷薛氏章句謂關雎詠淑女以刺時詳諸上文皆謂作於周衰

之文而不知麟趾乃關雉之應也序亦言衰世之
公子季札觀歌小雅曰其周德之衰乎太史公曰
仁義凌遲鹿鳴刺焉如此則麟趾小雅鹿鳴諸詩
皆非治世音無疑矣曰非也蓋詩者樂也古人以
聲詩奏之樂後世有不能法祖怠於政者則取是
詩而奏之以申警諷故曰作作之爲義如始作翕
如之作非謂其詩始作於衰世也孔子言詩皆取
詩之聲不曾說詩之義如何如曰關雉樂而不淫
哀而不傷夫子喜魯大師之樂音節中度故曰樂矣而不及於淫
哀矣而不及於傷皆從樂奏中言之非以序別其關雉
義又曰師摯之始關雉之亂皆樂之聲也非謂關
雉之義如此序詩者取以爲關雉之義則非矣大

抵古人學詩最要理會詩之聲夫子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爲之爲義亦作之意旣謂之作則翕純皦繹有聲有器非但歌詠而爲周南召南之爲正如三年不爲樂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之爲謂之爲謂之作皆樂之聲也

國風辨

歌詩則各從其國之聲

詩者聲詩也出於情性古者三百篇之詩皆可唱歌則各從其國之聲周召王豳之詩同出於周而分爲四國之聲邶鄘衛之詩同出於衛而分爲三國之聲蓋採詩之時得之周南者係之周南得之召南者係之召南得之王城與豳者係之王城與

豳得之邶鄘衛者係之邶鄘衛蓋歌則各從其國之聲何彼襮矣之詩何以不列於王風蓋爲詩之時則東周也採詩之地則召南也故列之召南黍離之詩何以不列之於二南蓋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之地閱其壞而思其舊其詩雖作於西周其人則東周也故列之王風平王何以不曰雅以其地則東周也幽厲何以不曰風以其地則成周也如此則木瓜雖美齊而在衛猗嗟雖刺魯而在齊泉水載馳等詩皆衛詩而在邶鄘召穆之民勞衛武之賓之初筵不附其國而在二雅皆以聲別也夫風之詩出於土風而雅之詩則出於朝廷大夫

爾文王之詩見於風者二南是也成王之詩見於
風者豳風是也平王之詩見於風者王風是也雅
頌之音與天下同列國之音隨風土而異若謂降
黍離而爲國風則豳詩亦可降邪大抵詩有三百
篇皆以聲別古人採詩之時隨其國而係之聖人
無容心於其間也至於稱其國之名號亦然如三
監之地自康叔得國已統於衛今其詩之在頃襄
文武者亦分而爲三不專曰衛唐叔封唐在燮父
時已爲晉矣至春秋時實有其詩今其目乃爲唐
七月以後多爲周公作刺朝廷之不知今其詩乃
皆爲豳豳大夫爲之在盤庚時商已爲殷故頌其殷武今

其頌乃皆爲商得於其地係於其國云耳聖人何容心哉嘗觀夫子之論詩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夫謂雅頌各得其所可也而謂樂正者何哉蓋樂者鄉樂也鄉樂即風詩也十五國風之中惟邶鄘衛其國相近其聲相似不比周召王豳猶有隔絕也夫子平時見魯太師所傳三國之聲時有異同及其環轍之時見衛人所歌之聲從而正之故鄉樂曰正而雅頌但曰得所其意如此所以詩有十五此國風之別也

風有正變辨

風有正變仲尼未嘗言而他經不載焉獨出於詩

序若以美者爲正刺者爲變則邶鄘衛之詩謂之
變風可也緇衣之美武公駟鐵小戎之美襄公亦
可謂之變乎必不得已從先儒正變之說則當如
穀梁之書所謂變之正也穀梁之春秋書築王姬
之館于外書春秋盟于首戴皆曰變之正也蓋言
事雖變常而終合乎正也河廣之詩曰誰謂河廣
一葦杭之其欲往之心如是其銳也然有舍之而
不往者大車之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其男女
之情如是其至也然有畏之而不敢者氓之詩曰
以爾車來以我賄遷其淫泆之行如是其醜也然
有反之而自悔者此所謂變之正也序謂變風出

乎情性止乎禮義此言得之然詩之必存變風何也見夫王澤雖衰人猶能以禮義自防也見中人之性能以禮義自閑雖有時而不善終蹈乎善也見其用心之謬行己之乖倘返而爲善則聖人亦錄之而不棄也先儒所謂風之正變如是而已雅之正變如是而已

雅非有正變辨

有大小無正變

二雅之作皆紀朝廷之事無有區別而所謂大小者序者曰政有大小故謂之大雅小雅然則小雅以蓼蕭爲澤及四海以湛露爲燕諸侯以六月采芑爲北伐南征皆謂政之小者如此不知常武之

征伐何以大於六月卷阿之求賢何以大於鹿鳴
乎或者又曰小雅猶言其詩典正未至渾厚大醇
者也此言猶未是蓋小雅大雅者特隨其音而寫
之律耳律有小呂大呂則歌大雅小雅宜其有別
也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吳季札觀周樂歌大雅小
雅是雅有小大已見於夫子未刪之前無可疑者
然無所謂正變者正變之言不出於夫子而出於
序未可信也小雅節南山之刺大雅民勞之刺謂
之變雅可也鴻鴈庭燎之美宣王也崧高烝民之
美宣王亦可謂之變乎蓋詩之次第皆以後先爲
序文武成康其詩最在前故二雅首之厲王繼成

王之後宣王繼厲王之後幽王繼宣王之後故二雅皆順其序國風亦然則無有正變之說斷斷乎不可易也詩之風雅頌亦然詩之六義未嘗有先後之別

豳風辨

豳風詩備論風雅之體

周召邶鄘衛王鄭

洛邑

齊豳秦魏唐陳檜曹

此夫子未刪之前季札觀

樂之次第

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

此今詩自

周召至檜曹此夫子未刪之前季札觀周樂國風之次第也自周召至於邶此今詩國風之次第十五國風初無增損或謂夫子離衛降王進鄭退齊入魏與秦以一己之私揣摩聖人之意無是理也

然聖人必以豳之風置之檜曹之下者何也蓋習
亂者必思治傷今者必思古檜終於匪風思周道
也曹終於下泉思治也天下後世苟有下泉之思
治匪風之思周道則陳淫檜亂之治一變而復見
豳風之正聖人序詩所以寓其變於十五國風之
末者此也邠風邠雅邠頌聖人以邠詩列於風雅
之間謂其不純風而可以雅駸駸乎移風而即於
雅也所以係風之末居雅之前者此也或謂七月
鴉鵲之詩其言則雅其體則風雖非婦人女子之
言實婦人女子之體也故列之風雅頌之間聖人

有深意也

齊魯韓三家之詩皆無七月篇或謂邠風七篇自鴉鵲以下
六篇皆非邠事獨七月一篇豈足以當一國之事周禮有邠

雅頌豈不爲有邠詩而今亡之乎故齊魯韓三家之詩皆無七月篇然則邠詩有亡者不可得而知之也周召王邠之風同出於周而分於東西

風雅頌辨

風雅頌兼備六義

風雅頌詩之體也賦興比詩之言也六義之序一曰風五曰雅六曰頌其後先次第聖人初無加損也三者之體正如今人作詩有律有呂有歌行是也風者出於土風大槩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言其意雖遠其言淺近重複故謂之風雅出於朝廷士大夫其言純厚典則其體抑揚頓挫非復小夫賤隸婦人女子能道者故曰雅頌者初無諷誦惟以鋪張勲德而已其辭嚴其聲有節不敢瑣語褻言以示有所尊故曰頌唐之平淮夷頌漢之聖主